





列傳四十七至五十三

劉昶

蕭寶夤

兄子贊

蕭正表

韓麒麟

孫子熙

程駿

從祖弟

薛安都

從弟真度

真度子懷吉

畢昂

子元賓

元賓子祖朽

祖暉

祖暉

沈文秀

張謹

田益宗

陳伯之

孟表

李彪

子志

高道悅

王肅

兄子誦

宋弁

子維紀

郭祚

張彝

子始均

邢巖

子遠

巖弟晏

李平

子榮諧

魏書

十二

卷五十五至五十九



魏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昶聞甚懼遣典籤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啟法生懼禍走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並不受命和平六年遂委毋妻攜妾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雖學不淵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啟

魏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劉昶傳



皆其自製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劉彧遣其員外郎李豐來朝顯祖詔昶與彧書爲兄弟之戒彧不答責昶以毋爲其國安宜如春秋荀瑩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與彧書昶表曰臣植根南僞託體不殊秉旄作牧職班台位天厭于業夷戮同體背本歸朝事捨簪笏臣弟彧廢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義難奪爲臣之典靡經棠棣之詠可脩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收書事爲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伏願聖慈停臣今答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國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訶詈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于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能

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朴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蕭道成殺劉準時遣諸將南伐詔昶曰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剗蕩兇醜翦除民害氛穢旣清卽昨卿江南之士以興蕃業乃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其毋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歎後昶恐雨水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遊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堂昶啟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傾危萬里奔波投蔭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然



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校之始願垂曲思處臣邊戍招  
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  
累紀本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爲愧出蕃之日請別當  
處分後以昶女爲鄉君高祖臨宣文堂見武興王楊集始旣而引  
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  
遺小國之臣况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對曰陛下道化光  
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覲天闕臣猥瞻盛禮實忻嘉遇高祖  
曰武興宕昌於禮容並不閑備向見集始觀其舉動有賢於彌承  
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外武興叢爾豈不食椹懷音又爲  
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  
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不已因奏曰  
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高祖亦爲  
之流涕禮之彌崇蕭贖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  
陽無功而還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  
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匹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  
以其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曰時契勝殘  
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  
復爲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齋宇山池  
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緩邊懷物撫按義故而閨門  
喧猥內外姦雜前民舊吏莫不慨歎焉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  
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爲公私  
費害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宮高祖遣侍中迎勞之昶討蕭昭業  
司州雖屢破賊軍而義陽拒守不剋昶乃班師十九年高祖在彭  
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尅殄兇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



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旣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刻而還豈但卿也十月昶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朝因月且欲評魏典夫典者爲國大綱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各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平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佈元凱昶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惟髣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怕無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羣下之諫爲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已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卽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爲之舉哀給溫明祕器錢百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黃威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卬故事謚曰明

昶適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尪疾尚高祖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贈員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並皆疎狂昶深慮不能守其爵封然輝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爲世子襲封正如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



姊也拜員外常侍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  
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疎薄公主公  
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  
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爲夫婦之理請離婚削  
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爲言於太  
后太后慮其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  
公主誠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媵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  
姑陳留公主共相扇獎遂與輝復致忿爭輝推主墮床手脚毆躄  
主遂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  
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公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  
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崔  
光曰向哭所以過哀者追念公主爲輝頓辱非一乃不關言能爲  
隱忍古今寧有此此所以痛之後執輝於河內之溫縣幽于司州  
將加死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四年  
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爲統軍在壽春坐謀殺刺史王  
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通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  
內附自云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徒外兵  
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內太守而昶不以爲族親  
也

蕭寶寅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竊位封寶寅建安  
王寶卷立以爲車騎將軍開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悖狂其直後  
劉靈運等謀奉寶寅密遣報寶寅寶寅許之遂迎寶寅率石頭文  
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



尚及建業城城上射殺數人眾乃奔散寶寅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自列爲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僭立以寶寅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王蕭衍旣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寅以兵守之未至嚴急其家闈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寅具小舡於江岸脫本衣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屨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得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寶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從

寶寅傳本  
作陳完以南  
寶避鍾靈嫌  
名於陳下注  
一詳字並誤  
焉詳

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景明三年閏四月詔曰蕭寶寅深識機運歸誠有道且嶮屢屯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預備及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冑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世宗以寶寅誠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入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



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彊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寅雖少羈流而志性雅重。過碁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寅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三月。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真內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寅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寅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寅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寅又表求征。乃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寅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寅守東橋不固。軍敗出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寅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實寶寅。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敬事不替。寶寅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寅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暉親。獨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蕭衍。胸山戍以琅邪戍。王傳文驥守之。得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寅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詔曰。蕭衍送死連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內挺。孝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總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寅對曰。讐恥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勅以清王略。聖



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寶寅  
全師而歸延昌初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遷撫軍  
將軍冀州刺史及大朶賊起寶寅遣軍討之頻爲賊破臺軍至乃  
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蕭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  
徐除寶寅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封梁  
郡開國公寄食濟州之濮陽熙平初賊堰旣成淮水濫溢將爲揚  
徐之患寶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  
將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  
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十人斬其直閤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  
滅衍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叵寶寅遣  
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等奔退乃授左光祿  
大夫殿中尚書寶寅又遣軍王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  
賊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殺害者甚衆寶寅還  
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關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  
荊州刺史不行復爲殿中尚書寶寅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寶寅  
曰謝齊建安王寶寅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  
絕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  
以弱爲疆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  
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  
事危累卵勢過綴旒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  
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衛尉兄弟勦力盡心內外大勲不報  
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  
帷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  
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



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穆王珍國。已建大事。寶暉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訓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旣得如此。濫竊彌多。今脩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旣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比。眾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見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複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鷄寶篋。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答。寶篋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爲都督。徐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之立。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蒞。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旣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騫於多門。



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余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之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斲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士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



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且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其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盡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譚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彛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樞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定時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貨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條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



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况今封豕尚在長蛇未滅偷生  
江表自安毒醜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  
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  
日以此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  
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躋賁玉帛於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藁街  
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鍊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  
渠款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稽賴宰誥以  
獲立漢困彭宋寔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卽法豈不錄其情  
哉欲明責以示後况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  
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造以臨  
羣后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爨結禍深痛  
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  
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  
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逝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  
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  
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鴻等率衆寇揚州詔寶寅爲使持節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旣而揚  
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遂奔退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  
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  
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官寮以息阿胡爲太子  
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  
陽王遣天生率衆出隴東攻沒汧城仍留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  
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率所  
部東行將統爲大都督西征肅宗幸明堂因以餞之寶寅與大都



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追奔至于小隴軍人採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討高平賊帥萬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土馬還征秦州大敗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奔敗伯度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寅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寅不能制孝昌二年四月除寶寅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寅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矣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旣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寅死罪詔恕爲民四月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據州請降於寶寅十月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封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寅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寅謂密欲取已彌以憂懼而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逢陰盤驛寶寅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罔是月遂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遣郭子



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毛鴻賓與其兄邀糾率鄉義將討寶寅寶寅遣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邀爲邀所殺又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邀會子恢爲官軍所敗長孫稚又遣子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圍寶寅軍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永安三年都督尒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寅並送京師詔置閭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儻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帝問其故道習曰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恕之寶寅敗於長安走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洪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馳牛署賜死寶寅之將死神儻攜酒就之以叙舊故因對之下泣而寶寅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女就寶寅訣別慟哭極哀寶寅死色貌不改寶寅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蕭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寶寅反伏法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仕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感說之天平中凱遂遣奴害公主乃輓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滅寶寅兄寶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寶寅改焉初蕭衍滅寶卷



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言衍仍納之生贊以爲巳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詭如常夜則銜悲泣涕結客待士恒有來奔之志爲衍諸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有濟陰芮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話等旣感其情義敬相然諾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蕭衍衍命贊爲南兗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肅宗遣安豐王廷明臨淮王或討之贊便遣使密告誠款與寵話夜出步投或軍孝昌元年秋屈于洛陽陛見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寅于時在關西遣使觀察聞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戶及寶寅反贊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隨尔朱榮赴晉陽莊帝徵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尚

帝姊壽陽長公主出爲都督齊濟西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寶寅見擒贊拜表請寶寅命尔朱兆入洛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還京尔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旣棄州爲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起白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十一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倣儻猶見父之風尚普泰末敕迎其喪至洛遣黃門郎鹿念護喪事以王禮葬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爲子初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國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蕭衍弟臨州王宣達子也正表長七尺九寸眉目疎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衍以爲封山縣開國侯拜給事中歷東官洗馬淮南晉安二郡太守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爲子旣而封爲西豐侯正德私懷



忿憾正光三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  
衍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末復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知丹  
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德有恨於衍密與交通許推爲主  
正德以船數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衆次廣陵  
聞正德爲侯景所推仍託舫糧未集盤桓不進景尋以正表爲南  
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旣受景署遂於歐陽立柵斷衍援軍又  
欲遣其妾兄龔子明進攻廣陵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  
前廣陵令劉瑗襲擊破之正表狼狽失據乃率輕騎走還鍾離武  
定七年正月仍送子爲質據州內屬徐州刺史高歸彥遣長史劉  
士榮馳赴之事定正表入朝以勲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食邑  
五千戶尋除侍中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大保開府儀同三司賞資  
豐厚其年冬薨年四十一贈侍中都督徐揚兗豫濟五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公王並如故謚曰昭烈子廣  
壽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寅亡破之餘並潛影竄影委命上國俱  
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就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利諸子疋疎喪  
其家業寶寅背恩忘義梟獍其心此亦戎夷影狡輕薄之常事也  
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滅滅抑是積惡之義云  
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讐賊寵祿頓臻頗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  
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魏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終

魏書卷五十九

魏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八

魏書卷六十一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為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偽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勅敵在前而便坑其眾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為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為



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益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曰齊土自屬偽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士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局任甚少沈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關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詎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

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且憂勤思恤民弊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晷不暇食茂以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衫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餽糟糠蠶婦之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



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亾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學後司空高允奏爲祕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叡貴寵當世關爲文遷祕書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頗有學識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爲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及元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處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义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傳靈擿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展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汗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义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



玉質還潔謹案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爲大  
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又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  
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  
住殿西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  
兼補及經內呈爲王駿退騰出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  
離隔二宮考闕胡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  
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疾  
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節義純貞非但蘊藏胸襟實乃形於文  
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日十篇分卷二十旣欲彰忠心於萬代  
豈可爲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又籍寵姻戚恃握兵馬  
無君之心實懷皁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  
罰之詔一出於義各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  
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  
國臣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  
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爲亂荆徐蠢動職  
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關東鼎沸今元義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  
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  
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  
臣等痛恨終身抑爲聖朝懷慚負愧以臣赤心悽悽之見宜臬諸  
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沈其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  
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翼  
朝野切齒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  
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又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  
實願宸鑒早爲之所臣等潛伏閭闔於茲六載且號白日夕泣星



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  
今幸遇陛下敷聖親覽萬幾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  
陳乞報寃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  
棺賜义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  
轉輔國將軍鴻臚少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  
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  
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  
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  
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按檢弼遂大見詰讓余  
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爲榮旣元  
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余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  
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

而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  
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初爲侍讀  
又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  
力時以祭酒閒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  
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  
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  
未婚後遂與寡姬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歷年  
不罷子熙因此慚恨遂以發疾興和中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熙爲  
侍講尋卒遺戒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于謁武定初贈驃  
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庭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各各讀一遍隨卽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閒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祿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官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闐闐之內者豈以爲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幾晷晷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



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獻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  
畚神養性願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  
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  
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  
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  
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  
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  
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  
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  
自墜於阜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  
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  
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卽先叙之  
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北庶所以  
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  
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  
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  
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  
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  
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  
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  
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  
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大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  
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  
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於不



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齒任意所從，其走起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閤連薨，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僞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旣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



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此以來亦爲太過  
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  
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  
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爲善不可以親近之  
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  
書傳而今給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誼囂之  
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啟乞  
宋王劉昶府諮議參軍事欲立效南境高祖不許高祖曾謂顯宗  
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  
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濶若求之當世文學  
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  
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合校卿才能  
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羌降可居下上顯宗對  
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  
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都  
惟新之禮染翰勒素實錄時事亦未慚於後人昔揚雄著太玄經  
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  
述帝載禪暉日月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魏魏之功上覩陛下明  
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  
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  
贊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爲著作僅名  
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  
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  
儀高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



爲可復以爲不可宜相與量之李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梁兒地爲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爲治冲曰若欲爲治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傳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請諸賢救之祕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臣旣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書監令之子必爲祕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高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一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爲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蕭鸞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練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糺或長弊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



致愆才猶可用豈得示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  
狠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闕并禁問訊諸王顯宗既失意遇信向  
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  
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游策駑厠羣龍如何情願奪  
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屈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  
蒼不我聞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  
十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勲賜爵章武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麟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于  
涼州祖父肇呂光民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昺性  
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昺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  
之也駿謂昺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

可以經世駿意以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  
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沖真喪昺曰卿  
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  
太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祚拜著  
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爲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  
之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  
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籍後  
授方伯愚以爲允書奏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羣  
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  
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  
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覲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  
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



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  
魏昔與燕婚旣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  
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  
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  
祕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爵  
今宜依舊詔自察評議羣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  
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  
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  
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丘以夾  
輔爲至勲吳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旣無文於遠代魏晉亦  
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  
軌罰頗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  
品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當時思  
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乖衆之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  
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  
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  
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所以勸誠將來垂  
範萬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筭天回  
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  
劉昶招喻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  
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  
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  
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  
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遺僥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脫攻



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滄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寇異圖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笑神規彌綸百勝之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頽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闢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誠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沒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強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無隱謀之地

冥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祐豐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獻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毒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戶詠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羿浞爲亂祖龍千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茲不遑起茲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



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必甘雨降朝嘉生  
含穎深盛熙苗鰥貧巷詠寡婦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宜章句迥  
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盛矣  
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欣詠時豈誰云易遇曠  
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羌之毫釐千里  
之倍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連兵踰年歷  
時鹿車而運廟笑失思有司不惠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  
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寔賴衣食農  
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于而食靜言念之實懷歎息昔聞  
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遺芳載臭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  
瞽敢獻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尔  
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  
業終於無爲十篇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  
鑒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曰程駿歷官清慎  
言事每愜又門無俠貨之實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  
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特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乃遺  
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躒葬有感而然士安  
遽條頗亦矯厲今世旣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  
器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  
其疾敕御史徐謩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  
子靈虬爲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器朝  
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幽安侯謚曰憲所製文  
筆自有集錄駿六子元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荊州府主簿始駿從祖弟伯達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年亦以文辯闕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啟請得擢爲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總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爲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啟申爲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爲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爲酒困久去官祿不免饑寒屢詣尚書乞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爲著作郎以崔光領任勅令外叙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魏書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終

魏書六十一卷

列傳第四十九

薛安都

畢眾敬

沈文秀

張謹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上黨太守安都少  
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  
資兄許之居於別廡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物  
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

魏書卷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終



自盧氏入寇弘農執太守李拔等遂逼陝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安都仍執拔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拔乃得還安都在南以武力見叙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爲將位至左衛率劉昶歸降子業以安都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劉或殺其主子業而自立群情不協其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或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祖召羣臣議之羣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并義隆之心故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內外離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遇時不可逢取亂侮公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第四子道次爲質并與李敷等書絡繹相繼乃遣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率騎一萬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寔歸國元等旣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叙焉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

子道標襲爵太和初出爲鎮南將軍平州刺史治有聲稱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復以本將軍爲秦州刺史三年卒

子達字宗胤襲例降爲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都著勲先朝封達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後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騎都尉出爲漢陽太守達不樂爲郡詔聽解卒

子承華襲爵稍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卒於安南將軍光



祿大夫

子羅漢襲齊受禪爵例降

侯道標弟道異亦以勲爲第一客早卒贈寧西將軍秦州刺史安邑

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爵安邑侯加安遠將軍出爲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爲光祿大夫卒

子巒襲爵降爲平溫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將軍隴西鎮將帶隴西太守後爲滎陽太守遷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於秦州遣其別帥卜胡王慶雲等衆寇涇州肅宗以巒爲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將軍西道別將與伊弖生等討之進及平涼

郡東與賊交戰不利巒等退還後爲撫軍將軍沂城大都督鎮北

隴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清河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真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薨徐州真度爲長史頗

有勇幹爲其爪牙從安都來降爲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

遠將軍爲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爲伯除冠軍將

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護南蠻校尉平南將軍荊州刺

史蕭贖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

還後征赭陽爲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詔曰真度之罪

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關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

內寧邊境烏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美赭

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羣將更申後效可還其元勲之爵復除荆



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軍東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爲高祖所賞賜帛一百疋又加持節正號冠軍改封臨晉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戶詔曰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操善賞功有國徽範故一言可以興邦片辭可以喪國得無遠錄前謀以襄厥善真度爰自遷京每在戎役河北之計恒所與聞知無不言頗見採納及六師南邁朕欲超據新野羣情皆異真度獨與朕同撫蠻寧夷寔有勤績可增邑二百戶轉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飢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飢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聞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真度率衆赴之尋遷華

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荊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懷吉以本官隨行蕭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真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又改封敷西縣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賻帛四百疋朝服一襲贈左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謚曰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襲封自太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世宗納焉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奉朝請歷直後寢領太官令正始初爲驃騎將軍後試守恒農郡蕭衍遣衆入寇徐



亮安東邢巒討之詔懷吉以本任爲巒軍司永平初分梁州晉壽爲益州除征虜將軍益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爲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爲英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寇陷郢州之三關詔英南討懷吉仍爲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駟先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入蕭衍衍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屬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關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救朐山與賊相持詔懷吉爲昶軍司及昶敗懷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氏反攻逼武興懷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弼別駕范珣擊平之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懷吉本不厲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無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悉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既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懷吉弟懷直京兆內史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懷直弟懷朴恒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弟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卒贈持節都督北徐兗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懷景弟懷儁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汾陰男出爲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爲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儁謂之曰卿父先爲魏荊州我于時猶在襄陽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



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貴極不可言懷僑便乞歸衍聽還國興和中卒子湛儒襲武定中司空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爲業劉駿爲徐兗刺史辟爲部從事駿既竊號歷其泰山太守冗從僕射及劉或殺子業而自立遣衆敬出請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爲計西從乃矯或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時兗州刺史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或使司馬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內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

與之同及或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援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恨衆敬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哀行服拷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爲弟衆愛爲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齊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或或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罪猶不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申纂爲亂兵所傷走出被擒送於白曜白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爲火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



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篡聞篡死乃悅二年  
與薛安都朝于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刺史將軍  
如故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  
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  
士之風張讜之凶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高祖賓禮舊老衆  
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  
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  
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虎牙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  
文明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三百  
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詔於兗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爲劉駿正員將軍與父同建  
勳誠及至京師俱爲上客賜爵須昌侯加平遠將軍後以元賓勳  
重拜使持節平南將軍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  
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  
乘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勅不聽起觀其斷決忻然喜見顏  
色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爲政清平善撫  
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遙授長兼殿中尚書其年冬  
末卒贈撫軍將軍衛尉卿謚曰平賜帛八百匹元賓入國初娶東  
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  
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  
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  
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以爲侯陵江將軍給事中卒

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爲文詠性寬厚善與人交



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起家員外郎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加寧遠將軍本州中正正始三年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人寇兗州及先令別帥肉念屯于蒙山以祖朽爲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巒討之祖朽開誘有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柵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朔將軍王季秀以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加龍驤將軍延昌末安南王志出討荆沔以祖朽爲志軍司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遷司空長史神龜末除持節東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祖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務在安靜百姓稱之還除前將軍太尉長史兼尚書北道行臺孝昌初除持節本將軍南兗州刺史尋授度支尚書行定州未之職改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帥鮮于修禮攻圍積旬拒守

自固病卒於州贈衛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祖朽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爲後襲爵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歷尚書郎中侍郎兗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車騎將軍尋除散騎常侍天平中坐與北豫州山賊張儉通伏法

祖髦起家奉朝請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侯回授之神龜初累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爲本州別駕卒於官

子義和襲卒於右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子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豪疎歷尚書郎中書舍人太平中與舍人韋鴻坐泄密賜盡於宅

祖暉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鎮遠將軍前軍將軍直後正始中



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爲驍騎將軍加征虜將軍後試守渤海郡熙平中拜潁川太守神龜初除右將軍幽州刺史入爲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正光五年幽州民反招引龍賊攻逼州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爲別將以討之祖暉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孝昌初北海王顥救至城圍始解以全城之勳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後值蕭寶夤退敗祖暉乃拔城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將軍行幽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暉從大嶺柵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干騏驎保太子壁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暉祖暉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爲賊所乘遂歿時年五十長子義勰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降

義勰弟雲尚書騎兵郎中

事與北齊書附錄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儁性並豪率天平已後蕭衍使人還往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義儁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軍太中大夫義儁歷司空主簿兗州別駕而卒

祖旋太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兗二州刺史

子義真太尉行參軍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國以勳爲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謚曰康

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拜泰山太守入爲尚書郎本州中正加威遠將軍出爲徐州平東府長史帶彭城內史永平中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延昌初除清河內史因以疾辭復爲



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  
誅元叉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後叉以聞慰  
忠於已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以本軍除散騎  
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  
元法僧反聞慰與鑒攻之爲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其  
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  
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以侍御史爲元法  
僧監軍法僧反逼祖彥南入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  
伯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兗濟二州諸  
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祖彥弟哲永安末祕書郎  
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脩爲時所鄙  
案北齊書年以傳祖與高澄等  
中正亦有世職惟祖之別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

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劉或用爲兗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  
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朔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  
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太和中爲散員士宋王  
劉昶國侍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右司馬  
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爲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  
勛子勛敗遣使馳告長社鎮請隆顯祖遣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  
率衆赴之中書博士鄭羲參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武來迎  
羲說石令徑入城語在羲傳事定以珍奇爲持節平南將軍豫州  
刺史河內公珍奇表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  
答遂與雍州刺史表頡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義奉戴子勛纂  
承彼曆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劉或涌天殺主纂立蒼生殄悴危  
於綴旒伏惟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所願



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  
荆雍九州北面請吏乞高臣官名更遣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  
并賜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乞備前驅進  
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上聞機運可乘實在茲日珍奇  
雖有虛表而誠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超毋胡氏不欲超赴京師  
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乘虛於懸瓠反叛燒  
城東門斬三百餘人虜掠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石  
馳往討擊大破之會日闇放火燒其營珍奇乃匹馬逃免其子超  
走到苦城爲人所殺小子沙彌因送京師刑爲閹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空公文秀初爲郡  
主簿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劉子業爲其叔或所殺  
文秀遂與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

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或  
遣文秀弟文炳來喻之文秀復歸於或或以文秀爲輔國將軍刺  
史如故後慕容白曜旣剋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復遣陵等率萬  
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  
守陵乃引師軍於清西白曜旣下歷城乃率大眾并力攻討長圍  
數匝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劍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  
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  
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搯撻後還其衣爲之  
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而縛數罪宥死待  
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拜爲外都下  
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  
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尋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



假吳郡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然  
爲政寬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在州數  
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冲太和中奉朝請入將軍宋王外兵參軍後爲南徐州冠軍  
長史二十一年坐援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冲文  
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旣而獲免世宗時卒於下邳  
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秀拔爲長史督齊  
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任之隨文秀至懷

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遇之無禮憂愧饑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攜族孫智度歸降  
引見於行宮陵姿質妍偉辭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於王肅授  
前軍將軍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假節龍  
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  
史趙儼密言于朝廷尚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旣而果叛殺  
數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彭城知之從清  
中單舸奔陵爲下邳戍人所射殺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祖諱晉長秋卿父  
華爲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劉駿歷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  
國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劉彧之立遥授劔軍將軍東徐州刺史及  
華徐充讜乃歸順於尉元元亦表授劔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



郎高閭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舉以勲賜爵平陸侯加平遠將軍讜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延興四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

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

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賜爵新昌男拜新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初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

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竒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讜入國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爲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蕭曠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款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剗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旣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



州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戶二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蕭衍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滌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爲之掎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曰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莫之捨皆拯羣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颼無以速其穰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關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關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蠻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

宜寔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刻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糧運并焚其鈞城積聚衍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溺死千百五人倉米運舟焚燒蕩盡後賊寧朔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與戍主竒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鎮文武與假節征



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防蠻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匹白早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崧嶺南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羣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卽遣尚書邢巒惣精騎五萬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萬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款方相委託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別指授便可善盡筭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有竄逸遲近清盪更有別旨時自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沒於賊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歛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若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啟益宗侵掠之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耆艾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不意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光城已南皆爲賊所保世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已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釁結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錄臣乃



誠授以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冤恥豈容背寵向讐就險危命昔邳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絕賊路竊謂誠心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橫加讒毀說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何爲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賈過半如其所言未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曾生魯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勅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固遠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寔由於此殘敗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羅生離之苦亡魂遺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說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符與臣並對

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謬坐宜有歸詔曰旣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卿誠著二朝勲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叙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闕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祿薄故遷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翻爲戎首以卿誠重不復相討今臥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州爲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啟聞別勅東豫聽卿喻曉魯賢二年卒年七十二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將軍東豫州刺史益宗長子隨興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情貪邊官不願內地改



授戈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郢州刺史及義陽置郢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詔賜朝服劔舄一具治麻城興祖卒益宗請隨興代之世宗不許罷并東豫初益州內附之後蕭鸞遣寧州刺史董鸞追討之官軍進擊執鸞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

鸞字仲舒營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疎武不多識文字高祖引鸞於庭問其南事鸞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答申叙蕭鸞慕襲始終辭理橫出言非而辯高祖異焉以鸞為越騎校尉景曜為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鸞從軍景曜主洛陽密啟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鸞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慮鸞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

向哭呼景曜云吾百日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鎖

詣行在所數而斬之又有陳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効仕於江南為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豐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請降并遣其子別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虎牙為質四年以伯之為持節都督江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公邑一千戶虎牙為別軍將軍員外散騎常侍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正始初蕭衍征虜將軍趙祖悅築城於水東與潁川接對置兵數千欲為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悅大破之乘勝長驅入城刺祖悅三創賊眾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祿大夫虎牙遷前軍將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渡任蕭鸞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



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  
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  
草木皮葉爲糧表撫循將士芻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  
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  
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關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  
顏色頗疑有異卽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爲叔業所遣規爲內  
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  
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  
史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平東將軍齊  
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  
子崇襲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啟東南事窘圖變而竟  
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明主衆敬舉地誠榮曜朝國人位  
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  
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譚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  
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  
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魏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終

魏書卷六十一

魏書卷六十一

魏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  
 篤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羨之晚與漁陽高悅北  
 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  
 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叡年將弱冠  
 稚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鑿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  
 修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  
 于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  
 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使於蕭贖遷祕書丞叅著作事



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一無一存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疊疊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修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正則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饗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

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爲行儉之道猶自闕何者今四人民豪富之家習華旣深敦樸情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適衷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卽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



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服弗宜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爲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爲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旣同鄭人是爲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然而不爲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冠而示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貧此言雖略有達治適臣之瞽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傳師傳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傳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

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服弗宜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爲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爲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旣同鄭人是爲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然而不爲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冠而示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貧此言雖略有達治適臣之瞽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傳師傳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傳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又選天下之端士季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爲衛翼衛翼良成  
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傳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  
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爲其左右左右邪胡亥  
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  
衍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羣臣  
羣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  
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  
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  
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漢明卒爲賢主然則佚之傳漢  
明非廼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廼生訓之以正道其爲益也固  
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  
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季敬之道也

然古之太子目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祖文  
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  
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傳之不  
勤尚書李訢免劓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  
高祖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躋  
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  
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  
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  
稼穡盈畜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  
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田  
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  
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



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項年山東飢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察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

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誠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季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雞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豈所謂助陽發生



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鞶纓盤水加劔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惻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卓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

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季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季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季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傷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慙之色寔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革衣冠猶餘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



伯以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相譚免冠而謝非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卽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定有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返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綏同節慶之醮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者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畧緣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爲條制高祖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羣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藉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



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祕書令以酬厥款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贖贖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齊主旣賜讌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自喪禮廢替於茲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季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執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爲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碁可謂亡禮之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于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

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贖親謂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曰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贖惘然曰清都可余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濶朕當以殊禮相送贖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譔後車駕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遷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旣爲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糺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爲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綏慰事寧還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



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義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糾劾已者遂多專恣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臣聞範國匡人光化昇治興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籍政三世尚受譏於璵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叙禮物無隊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各忝職身為道傲務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

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言事見在日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冲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啟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誓非適厲色正辭如鷹鷂之逐鳥雀慄慄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下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為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為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時見其



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卽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深劾他人已方事人好人佞已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已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極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高祖自懸瓠北幸鄴彪拜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身爲用而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與卿爲卿自取彪對曰臣愆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旣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高祖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



事枉高祖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高祖崩世宗踐祚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邢巒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帝德昶斯寔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陳民師建而賤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篆欽明之冊虞書銘春徽之籀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別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汚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于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合大漢之風

美類三代炎關崇道關剋來事降及華馬陳于咸有放焉四敷贊弗逮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率見而書觀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遘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闡錄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時召名儒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閨門旣異出入生疑弦柱旣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



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殞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獻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藻績垂篇窮理於有家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王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王之茂功也合契神鬼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鑿辛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奉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



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義也。若夫良治之子，善知爲裘良弓之子，善知爲箕，物豈有定習，貫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介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

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誠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彊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克所須。雖不能光啟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暮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



肅以其無錄頗相賤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世宗親政崔光表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彊考述無倦督勸羣寮注綴略舉雖頃來契濶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內思研積歲月紀冊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章盛軌懋詠鑠焉無泯矣世宗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有司切遣之會遣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於洛陽年五十八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克渠皆鞭面殺之及彪之病也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詔賜帛一百五十匹贈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謚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爲大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爲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遊拔之深用忿忿形於言色時論以此譏祚祚每曰余與義和志交豈能饒余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爲雍州彪詣澄爲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啟得列曹行參軍時稱羨之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竒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竒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與我家卿



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爲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志後稍遷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軍功累轉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寺典作副將。始彪竒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爲高祖所責。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之。世宗崩，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義舉其才，任撫導，擢爲南荆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入蕭衍。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討，率其所部五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褚縣道悅少爲中書學士、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

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彊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秦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高祖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三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蹇諤之誠，何愧黜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將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道悅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旣



疎魯濫蒙榮貫司兼獻弼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聞見竊以都  
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田付都水用造舟艦  
闕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爲棄物且子來  
之誠本期營起今乃修繕舟楫更爲非務公私回惶愈深怪愕又  
欲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汭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  
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  
躄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  
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卽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  
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限  
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  
寰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溥天順則之望又氏胡犯順未恭  
西道偏戎旗胄仍襲南寇對接近畿蠻民疎戾每造不軌闕覲間  
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姦回息覲覲之望邊  
寇絕闕墮之心臣稟性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  
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  
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爲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回材  
都水暫營嬉遊終爲棄物修繕非務舟楫無鄣士女雜亂此則卿  
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高祖遂從  
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  
之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  
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  
帶管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  
事葬于舊塋謚曰貞侯世宗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員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史進給事中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寅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寅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嵩字崑崙魏郡太守

子良賢長水校尉

良賢弟侯險薄爲劫盜冀部患之

嵩弟雙清河太守濁貨將刑在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錄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太尉長史俄出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子景翻幽州司馬

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西征赭陽先驅而歿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閔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和之世轡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魏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終

魏書卷六十二

魏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魏書卷六十三

王肅

宋弁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奐蕭曠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蕭曠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肅自謂禮易為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為蕭曠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高祖嘉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肅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



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卽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疋除持節都督豫闕東鄧三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於撫接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敕又詔曰肅丁荼兢世志等伍胥自拔吳州膺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恥方展申復窮論再葺疏縕不改誠季世之高風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則理齊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吳員處酷豈聞四載夫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論之爲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日百寮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爲而來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焦怖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民未闕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遣舍人荅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居羣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克躬自咎



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肅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卽謂天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荅曰昨內外貴賤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勸之辭三覆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大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內而慷慨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

是夜澍雨大降以破蕭鸞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荆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持節中正刺史如故肅頗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既平漢陽詔肅曰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讎人誠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閭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黃瑀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微望紆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曠之收肅父奐也司馬黃瑀起攻奐殺之故詔云然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尅而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銳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禁旅難闕今日之計唯當作必尅之舉不可爲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糧盡軍不及至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



敗黜爲平南將軍中正刺史如故高祖崩遣詔以肅爲尚書令與  
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肅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謨  
自魯陽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  
弟並敬而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  
在已之上以爲憾焉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  
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其言恒降  
而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  
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  
陟由績者昇明退闇於是乎托自百寮曠察四稔於茲諸依舊式  
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  
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  
卷豫州刺史等懿率衆三萬屯於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  
將圍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士等領衆萬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  
擊大破之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生擒叔獻肅懿棄  
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勞之又問江左有何息耗  
肅曰如聞崔慧景已死寶卷所仗非邪卽佞天始以此資陛下廓  
定之期勢將不久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五十疋進位開  
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餘如故尋以肅爲散  
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肅頓在邊悉  
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  
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  
少所推下高祖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于壽春年三十八世宗  
爲舉哀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惋兼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  
直散騎常侍撫慰厥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



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生動靜卑高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之歿窆于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誠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誠義結于二世英惠符于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于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奏以肅忠心大度宜諡匡公詔諡宣簡肅宗初詔爲肅建碑銘于紹襲

紹字三歸歷官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卒贈輔國將軍徐州刺史

子遷襲武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例降

紹弟理孝靜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携二女及紹至壽春世宗納其女爲夫人肅宗又納紹

女爲嬪

肅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世宗初携兄子誦翊衍等入國拜中書郎遷司徒諮議出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卒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雋風流甚美自員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空諮議通直常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出爲左將軍幽州刺史未幾徵爲長兼祕書監徙給事黃門侍郎肅宗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于河陰遇害年二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徐州刺史諡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



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卿

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于誦自著作佐郎稍遷尚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議光祿大夫廷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仍轉七兵徙太常卿出爲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兗州刺史衍屆治未幾屬介朱仲遠稱名內向州旣路衝爲其攻逼衍不能守爲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孝靜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年五十二勅給東園祕器賙物三百段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諡曰文獻衍篤于交舊有故人竺兢于西兗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饑寒衍置之于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翊字士游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歷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頗銳于榮利結婚于元乂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稱入爲散騎常侍孝莊初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監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衛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儁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冲因言論移日冲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



與李彪州里迭相祇好彪爲祕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蹟蹟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蹇烈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周遂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人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于天下旣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鞞者斬而徇之于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卽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從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荆嶺葉皆滅戍士營農水陸兼作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治且常侍者黃門之屬冗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冲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有恨於冲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爲人所噬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爲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



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并獨進及御牀歔歔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并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縮攝二曹可不自勉并頓首辭謝并劬勞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輩流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冲高祖每稱并可爲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并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并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諡曰貞順并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并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并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旣無高官又無雋秀何得不推并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并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列維少襲父爵自員外郎遷給事中坐諂事高肇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之子薦爲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義而元恃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斷元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爲計以富貴許之維見元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元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爲燕州昌平郡守紀爲秦州大羗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元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紀爲散騎侍郎維爲



大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冠軍將軍洛州刺史紀超遷尚書郎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疎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兇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仍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義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爲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穎字文賢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於元義以穎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穎族弟燮字崇和廣平王懷郎中令員外常侍爲征北李平司馬北珍元愉頗有贊謀之功

燮族弟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荊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疎凡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任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翊



繼軌不殞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  
無子之嘆豈徒羊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魏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終

魏書卷六十三

魏書卷六十四

魏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郭祚

張彝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逸州別駕前  
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  
用事拜逸州刺史假榆次侯終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  
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  
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于世弱冠州主  
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者逸妻之姪共相調恤得以  
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  
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賞之



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也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聖自唯幸甚因勅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高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勸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

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鏡照臨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旣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高祖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世宗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訟物之情爲之軌法故八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旨義博遠理絕近情旣懷愚異不容不述誠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尋詔旨信亦斷其逋



逃之路爲治之要實在於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爲可傳之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徒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從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旣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於青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卽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饑弊矜傷愛下多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于今思之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

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馼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辱齒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馼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卽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



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  
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  
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  
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  
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  
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  
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  
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旣通考未審爲十年  
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爲昇降  
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  
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  
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告赦前之罪不  
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  
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  
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  
平得濟皆舍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愆多年之言至  
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固非免  
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  
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  
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  
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  
于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  
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劔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  
蕭衍遣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役苦



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酌之水，或爲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迺令撲討擒斬之。勲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韋顧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獫狁孔熾，周王與六月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嘿。并宜勅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

自是積二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決，多爲故事。名器旣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辨。我家何爲滅之。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咸以祚爲祟。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為主簿早卒思恭弟慶禮以第三子延伯繼伯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受禪爵例  
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曆占候言事頗驗初為彭城  
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  
事權寵世號之曰郭尖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中書侍  
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為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卒贈征虜將軍瀛  
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後率戶歸  
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為  
東青州刺史父靈真早卒彝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高祖初襲  
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主  
客令安民與彝並為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  
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寮督責之  
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彝恒充  
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儻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  
侯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為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  
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貌毀  
瘠當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  
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進爵為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  
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



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尚書世宗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  
侍中世宗親政罷六輔彛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  
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兇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  
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彛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  
於是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羗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  
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彛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  
州進號撫軍將軍彛表解州任詔不許彛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宜  
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  
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彛  
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彛於  
世宗稱彛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  
肇所親愛必欲致彛深罪彛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

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  
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彛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  
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亮上表曰臣聞元天高  
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  
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誠故堯稱則  
天設榜木以曉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規之  
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自改眷眷於悔往  
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絕中古經十氏而不渝  
歷二千以孤鬱伏惟太祖撥亂奕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盪  
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  
求衣日昃忘食開翦荆棘徙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  
種之渠衡南與服之帥沙西龜頭之戎漠北辮髮之虜重譯納貢



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教旣周武功亦匪猶  
且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况臣家  
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鏘玉及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任學慙  
專門武闕方略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未蒙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  
入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收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  
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  
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卑宮  
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寥之美可爲輝  
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  
乙逸禽懼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  
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  
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聰  
曜鴟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  
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  
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  
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  
之憂近抒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沈淪地下無  
與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彛又表曰竊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爲  
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與人獻箴流  
於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晉雖  
道有隆污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崩離劉符專  
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搖搖民無  
定主禮儀典制此焉湮滅暨大魏應歷撥亂登皇翦彼鯨鯢龕靖  
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



茲八百偃武修文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謠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揮金宣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遍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庶片言之不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詩並始申自而值鑿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諱奄臻四海崩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改牧秦蕃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寧丁八歲常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爲深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枉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旣蒙崇以祿養復得拜埽丘墳明日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呈伏願昭覽敕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於丘井臣之願

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彝及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爲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行聖庭帖穆選敘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援漢中之勲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尅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



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  
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  
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磬磬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  
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  
投之於煙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  
傷重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鄰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  
不惋駭彝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  
負恩唯覩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  
治實多旣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  
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絕殃兆致令軍衆橫囂攻焚臣宅息始  
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卽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  
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  
傷至重殘氣假延望景顧時推漏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復  
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  
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  
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保南嶽德  
與日昇臣夙被芻豢先後銜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  
忘結草彝遂卒時年五十九官爲收掩羽林凶彊者人人斬之不  
能窮誅羣豎卽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  
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  
月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  
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彝飲食不御乃至  
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苦以至於此初彝曾祖寺所招引河東民  
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



戶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戶最爲大州彝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高祖謂之曰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高祖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著作佐郎世宗以彝先朝勲舊不幸疹廢特除始均長兼左民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賦數十篇今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爲行臺忿軍士重以首級爲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焚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於煙炭之

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

子曷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曷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弟珉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彝風力蹇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猶在並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魏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終

魏書

魏書卷六十五

魏書

列傳第五十三

邢巒

李平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里久之世祖訪穎於羣臣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穎卧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駟就療卒贈冠軍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年卽巒父也州主簿巒少而好學負帙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州郡表貢拜中書

卷六十四



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爲高祖所知賞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  
蹟還拜通直郎轉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座席高祖因行藥至  
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德  
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  
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  
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  
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  
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旣摧衆城  
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來  
雖未擒滅城隍已崩想社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  
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世宗  
初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  
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王深觀古今去  
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爲  
帳展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  
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  
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  
商賈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  
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  
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尋正尚書常侍如故蕭衍梁秦二州行事  
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假鎮  
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巴西猶未歸順  
巒遣寧遠將軍楊舉統軍楊衆愛汜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鋒  
所臨賊皆款附唯補谷成主何法靜據城拒守懸等進師討之法



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關城流雜疑李侍  
叔逆以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  
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諸郡之民七千餘戶相繼而至蕭衍  
平西將軍李天賜晉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  
韓多寶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賸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李  
義珍討晉壽景胤宵遁遂平之詔曰巒至彼須有板官以懷初附  
高下品第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拜巒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  
二州刺史蕭衍巴西太守龐景民恃遠不降巒遣巴州刺史嚴玄  
思往攻之斬景民巴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  
萬屯據深坑冠軍將軍曾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任僧裒輔國將  
軍李岷戍石同巒統軍王足所拒擊破之梟衍輔國將軍樂保明  
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回車柵足又進擊衍  
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萬數孔陵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  
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開地  
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  
城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旣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  
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  
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  
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  
圖也蕭淵藻是羣劇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  
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鑠執在獄今之所  
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旣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  
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劔閣今旣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  
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



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旣出綿竹彼卽投降及符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况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剋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鬪庸蜀之卒唯便刀稍弓箭至少假有遙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剋關淮外謐以風清荆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佇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

憑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大劔旣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賈未宜前出爲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爲寇今若不取後圖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於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曰若賊敢圖關觀機剪襍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敕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申高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鬪實力故也况臣才絕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剋今王



足前進巴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巴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伍千所增無幾又劔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戎危事不易可爲自軍度劔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懼寧可一日爲心所以勉強者旣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真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縮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旣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快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巴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巒旣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等反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語在豎眼傳巒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蕭衍遣兵侵軼



徐充緣邊鎮戍相繼陷沒朝廷憂之乃以巒爲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巒於東堂曰蕭衍寇邊旬朔滋甚諸軍舛互規致連戍陷沒宋魯之民尤罹湯炭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巒對曰賊雖送死連城犬羊衆盛然逆順理殊滅當無遠況臣仗陛下之神算奉律以摧之平殄之期可指辰而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世宗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郾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先是蕭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城冠軍將軍魯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一萬屯於孤山衍將角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龜蒙土民從逆十室而五巒遣統軍樊魯討文玉別將元恒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樊魯大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恒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兗州悉平巒破賊將藍懷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陸之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舩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仍陷賊城俘斬數萬在陳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閣直後三十餘人俘斬一萬宿豫旣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巒璽書曰知大龕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濫王略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爲傾國比者宿豫陷沒淮陽嬰城凶狡俯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憝千里折首殊勲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勝倚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仍勞



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算又詔巒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犄角以圖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帥衆會之巒表曰奉彼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犄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校非可抑爲必字闕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介在淮外假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糧艱守況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弊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修復

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擬之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畜力待機謂爲勝計詔曰濟淮犄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巒又表曰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斯由靈贄皇魏天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圍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自弊若遣臣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



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尅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旣謂難何容強遣詔曰安東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與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旣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埽殄以赴機會巒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爲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爲奴婢巒懼爲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爲巒言於世宗云巒新

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爲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以巒有剋敵之效而爲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遣巒曰司馬悅不慎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隸賢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藩捍兼云闕字公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懾不得已而苟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爲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



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才宜救世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巒擊破孝智乘勝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卽渡汝旣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犄角攻之衍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卽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剋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無愧古人巒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

士伯欲功成而不處巒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脩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一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詔賜帛四百匹朝服一襲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巒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諡曰文定子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參軍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父抱沉屈臣父屢爲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出爲安遠將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孝莊初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逆賊劉舉於濮陽不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安二年坐受任



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出帝時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初以本官領嘗藥典御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將軍光祿勳卿幽州刺史

子祖微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巒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在文苑傳

偉弟季彥

季彥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閣祭酒世宗初爲與廣平王懷遊晏左遷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州中正汝南王文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將軍出爲南兗州刺史徵爲太

中大夫兼丞相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蕭衍時年二十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晉陽年

三十四

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作郎領樂良王傳後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彧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



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三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鄭縣子使於蕭墮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諡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高祖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之禮虬以經對大合上旨轉司徒屬國子博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轉尚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輟之而潛其室宥其二子虬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其親害親者今不及子旣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禮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

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敕所枉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渡漏而不沒時人與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

長子臧在文苑傳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疑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



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豪右權貴憚之世宗卽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巳丑詔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驍騶於綠竹之區騁驎驥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感焉何者嵩京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

富者猶損太平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巳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鞶紼則所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鑿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爲立讚前來臺使頗好侵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尋正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



鎮北將軍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朕之元弟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上傾社稷下殘萬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今委卿以專征之任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虧推轂之寄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歔流涕平對曰臣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今大宥旣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不悟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微露巨海之蕩熒燭天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鍾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軍拔柵填塹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憚於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衆愉時墜馬乃有一

人下馬授愉止而鬪死乘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黃門侍郎祕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民饑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世宗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將軍平高明彊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請酬以山河之賞靈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



縑二千五百疋先是蕭衍遣其左游擊將軍趙祖悅偷據西硤石衆至數萬以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賜平縑帛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獎縑布六十段絳衲襖一領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率步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內外知其盈虛之所嚴勅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衆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

祖悅送首於洛俘獲甚衆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口時南徐州表云蕭衍堰淮水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平前鳴簫管肅宗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疋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解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製詩賦箴諫詠頌別有集錄

平長子獎字遵穆襲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自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閣將軍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初元義擅朝獎爲其親待顯居顯要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鎮東將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出帝時獎故吏通直散騎常侍宋游道上書理獎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郅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李獎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自少及長忠孝爲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歲北海竊據負宸當朝王公卿士俛首從事而獎闔門百口同居京洛旣被羈繫自拔無由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爲其純臣莫之敢距表啓相望遲速唯命及皇輿返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僥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人稱爲已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此責於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旣經恩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悅其猶郭默生亂劉胤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寃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人故見其若此久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問壟樹成行內手捫心顧懷愧慨幸逢興聖理運唯新雖曰纂戎事同創革頗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獎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已懷此無忘輕率瞽言子犯輦轂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子構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降



構弟訓太尉默曹參軍

獎弟諧字虔和風流闊濶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咸相欽賞受父  
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  
入爲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爲兼著作郎諧在史職無所歷意加  
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先祿大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  
顥入洛以爲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爲述身賦曰夫休咎相  
躡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趣捨於  
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已以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廐馬以取  
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之悔吝無性命之  
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乏遊道於上  
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於時明  
彼闕之赫赫乃陋思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亂掩

四輿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戢鼎南遷而文煥異人  
相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館總羣雅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伊  
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奉盛王之高義遊鬼園而容與綴鴻  
鷺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  
於前轅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而  
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俄宮車之晏  
駕改乘轅而歸予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禔福既獻闕以命宗  
叨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覲饗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  
屏居而自肅忽忝命於建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茲選之爲難乃上  
應於列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闕之蕭散本寓  
名而爲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疎於政理竟火燭之不事徒博奕  
其賢已竊自託於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



闕字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子且以自託

闕四字

雖邇俟

塵滓而賞許雲霞棲閑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爲家帶二學之高宇  
遠三市之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複石水  
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  
好事之車或林嬉於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  
之英華羞綠芰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慙洛水之名致有類金  
谷之誼譁聊自足於所好豈留連於或號思炯戒而自反勗身各  
於所蹈奉哲后之淵猷讚崇麾於華輿豈千乘之乏使感一眄之  
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  
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還而有述忽率短而濫官司惇史於藏室  
慙班子之繁麗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局之華密信  
儀鳳之所栖乃絲文之自出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

飛於無翼故同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

闕

號之斯在屬運道

之將季諒冠履之無尋奄昇御於鼎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命之  
中微皇統於是三絕暨孝昌之陵陵亦繼闕而禍結將小雅之詩  
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踟躕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遂退處於窮里  
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驅時雄而電逝既藉取亂之權方  
乘轉圓之勢俄隙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衛  
肝與粘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盧遁身於東掖荀窘迹  
於南羅時獲逃於闕阜仍竄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  
如何遽登舟而鼓柂乃汾洛而汎河驚寸陰於不測競征鳥於歸  
波時枉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  
肆吞噬於觜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颯隆蹀  
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



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投憩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張天華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禳之廓蕩昔遽生之出奔親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叢爾本無倏於衰盛析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宸慶復推斥於宦流延光華於璽命由閭內侍之丞復奉優加之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颺發施陵江而雲矯闐闐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神駕逝以流越翠華颺而繚繞苟命外而數違雖功深而祚天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非五三之親暱罕徇節於漢陽彼百寮之冠帶咸北面於西王矧恩疎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及宸

居之反正振天網於頽綱甄大義以明罰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探宿志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豈釣名以干世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之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之迹何與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孝靜初遭母憂還鄉里徵爲魏尹將軍如故以禪制未終表辭朝議亦以爲優仍許其讓蕭衍求通和好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爲聘使主諧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諧問胥曰主客在郎官幾時胥荅曰我本訓胥虎門適復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爲郎胥荅曰特爲應接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已濟務誠得事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荅曰自顧菲薄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



猶尚暖北間當小寒於此。諸荅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諸荅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諸荅曰：不常厥邑於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爲而遷？諸荅：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在此。諸荅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諸曰：魏朝人士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諸對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諸曰：愚謂周稱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衍曰：若爾文足標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諸曰：犬丞相渤海王秉文經武，左右阜極畫一，九州懸衡，四海錄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縮政朝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時譽民英，戮力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勲賢忠亮，宣讚皇猷，自餘才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江南稱其才辯，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監，遇偏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於世。

長子嶽，武定末，司徒祭酒。

嶽弟庶，尚書南主客郎。

諸弟邕，字修穆，幼而儁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才藻之美，爲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洛



州刺史諡曰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  
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贊  
務之英也

魏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終

晉書

西州屯田



